

凡人心迹

# 谒淮南王

刘杰连

我静坐在刘安墓前，望着这座沉寂千年的封土，心里一直盘旋着一个疑问：这位被历史反复书写的淮南王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

他在位四十二年，历经文、景、武三朝，守土安民；他聚贤著书，留下一部包罗万象的《淮南子》；他无意间创制豆腐，让一缕家常滋味，香传两千年。后人称他：思想家、文学家、道家先贤。可我总是觉得，这些称谓还不够鲜活、全面，还不够贴近那个真实的他。从史料与民间传说里能看出来，他通天文、知兵法、喜音律、研养生，勤于观察、勇于实践，学识广博、格局开阔，在汉代诸侯王里十分少见。越是走近他，我越想弄明白，这样一位人物，何以能立于文史之巅，又走进寻常百姓心中。

那天上午，我循着刘安的足迹慢慢行走。先到淮南王官旧址，看廊壁画展开当年风云，看铜车马遗存昔日气度，一段段品读典故，一点点靠近这位汉王。走出王宫，我仍沉浸在历史往事里，对他的敬佩也越来越深。

听说“登高台”是传说中他与八公升仙的地方，我便拾级而上。到了山顶，便是“登高台”。这台分三层，每层呈八面形，我一圈一阶缓缓登临，站到八卦正中，恰好正午十二时。心头忽然一震，我闭上双眼，想象当年刘安与八公升仙的景象，一股空灵悠远之气，缓缓浸漫全身。

淮南子文化馆是一定要去的。一进门，“牢笼天地、博极古今”八个大字庄重醒目，馆顶四言意蕴深远。缓步走过四个展厅，从展厅设计、布展到声光呈现，都让我对《淮南子》、对刘安有了更深的认知，也对建馆之人的良苦用心满怀敬意。这么厚重的典籍，这么传奇的人物，就该有这样一座馆，供后人学习、瞻仰和传承。

下午两点半，我来到刘安家族墓群。一踏入，肃穆沉静之气迎面而来，内心顿生敬畏。我缓步前行，先看到“豆腐发源地”碑刻，再往里便是“汉淮南王刘安之墓”巨碑——墓冢高大古朴，庄严厚重，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、屏

息凝神。

我对着墓冢恭行三鞠躬，又绕墓三周，在心底一遍遍追问：您究竟是怎样一位王？随后轻轻整理墓前的鲜花祭品，将它们一一摆正。静坐墓前，我翻开《淮南子》，放声朗读《原道训》《傲真训》……字句铿锵，声落林间。

朗读时，几位陌生的拜谒者悄悄走近，驻足聆听。歇下来时，他们主动上前，与我畅谈刘安的生平、思想与故事，我也把自己的学习感悟一分享。众人频频点头，眼神里满是敬慕。那一刻，仿佛穿越千年，与古人促膝长谈。

墓前摆放着刘安研究会筹备组敬献的鲜花，寄语真挚。我真切感受到，后人从未忘记他。有研究会的推动，有新文化馆助力，刘安文化的研究与传播，必将迎来新的春天。

在我看来，刘安最可贵的，是心性好学、潜心治学。别的王侯竞相享乐，他却夜观天象、博览群书、深究义理。正是这份日积月累的沉淀，才汇聚四方贤才，修成贯通天地人、融合百家的《淮南

子》，成为汉代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。

他为人谦和、礼贤下士。相传八公来访，门吏以年迈阻拦，他听闻后赤脚出迎，奉若上宾。身为王侯，能如此待人，方能聚贤、方能著书、方能留名千古。

他始终以民为本。“治国常有，而利民为本”，是他一生的信条。轻徭薄赋、体恤民情、灾年济民、平日劝农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，却以实实在在的仁政，赢得百姓千年感念。

更动人的是，他身居王位，却不失人间烟火。为孝养母亲研制豆浆，偶然点卤成腐，又将技艺传于民间，暖了万家餐桌。能著千古奇书，亦能暖寻常烟火，这便是刘安最真实、最可亲的模样。

千年风雨过，大墓静无言。刘安从未远去。他留在典籍里，留在故事里，留在豆腐的清香里，更留在后人心中——那是对一位温和正直、心怀苍生、有学识、有担当的先贤，跨越千年的敬意与怀念。

心香一瓣

# 醉春风

危正波

春天，姗姗来迟。

风，先暖起来了。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古人早已把这份惬意写进了春风里。春风把它那积攒了许久的颜色，“哗”地一下泼下来，染得大地花花绿绿。春风吹过田埂，最先醒来的就是阿拉伯婆婆纳，它们不与百花争艳，却用星星点点的蓝，点缀着早春的田野。

春天，在春风里拔节而长。

雨止，风来，春暖。这时的春风，手中牵着一串风铃，一路走，一路叮叮当地响着，那么清脆，那么悦耳动听。于是，沉睡的土地醒了，沉睡的花草树木都醒了……那光秃秃的柳条，前几天还是枯枝，生硬地支棱着。今日相见，那上面早已爬满嫩嫩的绿苞苞，仿佛吹弹可破。分别了一冬的鸟儿们，陆续飞到玉兰树上集合了。它们快乐地从此根树枝上飞到那根树枝上，再从那根树枝上飞到草地上，嗷嗷嗷，闹个不停，积攒了一冬的悄悄话，总要把它说完吧！鸟儿这么一闹，春风这么一吹，紫色的玉兰花瓣，便轻轻飘落，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只留下一地的温柔。

春风俏皮，它拉着暖阳洒落下来。湖边跑步的人们，跑着跑着，背后便浸了一层薄汗，暖意从衣服里，慢慢透出来。于是，有人停下脚步，解开外套，将它松松地系在腰间，任春风拂过肩头，一身轻快。

一位老伯蹲下身，用手里小木棍拨开松软的泥土，像是在与大地交换着什么秘密。我好奇，便走过去，轻声问道：“老伯，您这是在挖什么呢？”“婆婆丁，这菜用热水焯一下，凉拌着吃，可好吃了！”老伯笑着答道。我望着他手中鲜嫩的婆婆丁，心中一动：这便是春天赠予我们的礼物吧！

春风拉起我的衣角，伴我一路沿湖慢行。

湖边一排排水杉站得笔直，此时的它们还未抽出新芽，枝桠疏疏朗朗，带着一冬的浅黄与枯褐。水杉落下的枯叶还铺在地上，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沐浴着春风，一寸一寸地长。它们猫了一冬，一定也很想念春风吧。

穿过水杉林间，偶遇几位幼儿园的老师，正领着一群可爱的小朋友来踏春。孩子们像一群欢脱的鸟儿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春风轻轻掀动他们的帽檐，轻抚他们红扑扑的小脸蛋。一串串甜甜的童声被春风裹了起来，荡得好远，好远……

我行走在春风里，不由得一步三回头，望着这群雀跃的孩子，满眼都是蓬勃的生机。在暖融融的气息里，每一种生命都在轻轻跳跃，在悄悄生长，在一寸寸，向着春风拔节而起。

这样的春风，叫人怎舍得离去。我只想静静立着，微微笑着，看草木舒展，听孩子欢笑，沉醉在温柔缱绻的春色里。

世间万象

# 卖菜的老人

陈琦

天刚麻麻亮，淮南岸的北菜市场就热闹起来了。三轮车的轱辘碾过地面，骑车老人的车斗里，菜盘绿油油的，挂着露水，还有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、蒜苗、香葱……看着就喜人。

两位老人六七十岁的年纪，是老两口。大娘，身子瘦瘦，像一根过冬的芦苇；背有些驼，脸上布满细细皱纹。她身上穿着一件旧薄花袄，袖口已经磨出毛边。初春早晨，还透着凉气。她时不时搓搓手，眼睛盯着来往的行人，声音不大，满是实在：“自家地里种的菜，新鲜着呢。”

她老伴蹲在三轮车旁，话更少。手掌粗糙，布满老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垢。他帮着理菜、捆菜、递菜，动作慢，但稳当。理好的菜，就轻轻放在一边……偶尔，抬头朝大娘看一眼，昏花的眼光里沁满迟钝的心疼。

我是菜市场的老主顾，一来二去，跟老俩熟了。每次近前，大娘都会招呼：“他叔，来了？看看想吃啥，都是今早刚从地里起的。”

我蹲下来挑菜，指尖碰着凉丝丝的菜叶：“大娘，这菜真嫩，你们又起了个大早。”

大娘秤好菜递给我：“可不。头晚起的菜，就没这么水灵了。”

大爷搭话，声音沙哑：“累是累点。不过，地不哄人，种啥长啥。”

我看着大娘瘦小的身子道：“你俩都这岁数了，还这么拼，孩子们不能帮衬点？”

这话一出，大娘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，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些。她轻轻摇头道：“大儿子在外面开大货车，三个孩子，挣的钱只够家用，顾不上俺老两口。”

“那小儿子呢？”我问。

“在颍桥矿上班，下井，也够辛苦的。月把能回来一趟。”大娘说。

“不过，俺这小儿子也争气，去年当

上了矿里的安全生产标兵呢。”大爷补充。

“啥叫‘当上’了，那是他干得好，评上的。听说全矿两千多人就评出10个。还发了一万块钱奖金呢。”

大娘“纠正”着。老两口笑盈盈的。孩子出息，老人脸上有光，也想让人分享。

我知道，大娘卖菜的钱，除了给现金，微信、支付宝刷的，都转到小儿子手机里了。

“他给你吗？”我问。

大娘目光落在车斗里的菜上，声音轻得像风：“转过去就转过去了，孩子也不容易，跟前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大丫头上高二，明年就高考了。男孩上初中。媳妇又没工作。咱当老的，能帮就帮点。”

我在大娘这买菜，从不还价，也不刷微信、支付宝，都是给现金。

每次，大娘接过钱，枯瘦的手指捻了捻，眼睛里瞬间亮了点。她把钱塞进贴身的小挎包里，用手按了按，像攥住了一点踏实的念想。

不经意间，大爷在一旁冒了一句：“她呀，这一辈子都在为孩子活着。”

昨天早上，我从大娘那儿买了一把蒜苗，6个西红柿。离开时，大娘说：“昨晚小儿子发短信给我了。”

我接过手机，一条短信上说：“母亲，这半年手机收款3800元，星期天回去我带给你……”

太阳升起来了，春风增添了些暖意，带着淮河水汽，拂过大娘花白的头发。大娘身体前倾，整理着菜，动作轻柔细心，像在呵护自己的孩子。

她这一生，一定没读过多少书，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只知道种地要勤，做人要实，对孩子要疼。哪怕辛苦，哪怕委屈，也从埋怨，只默默扛下所有……

在淮河南岸，在一亩三分地里，守着自己的日子，守着那份藏在无奈里、却从未断过的疼爱。



走进春天里

童良桐 摄

岁月留痕

# 不会说话的朋友

周洲

一个雨后的清晨，空气中还带着些许泥土的湿润味，我推开家门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上挂着水珠，晶莹剔透，像在眨眼睛。小时候，我总觉得这树是活的，会听我说话。可现在，初二的我，背着书包匆匆出门上学，顾不上多看一眼。学校里，同学们叽叽喳喳，聊着游戏和明星，我却总觉得孤单。最好的朋友转班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操场边发呆。爸妈忙工作，回家也只问作业，从不聊我的心事。生活像一锅粥，搅得我心烦意乱。

那天放学回家，爸爸从车上抱下一个纸箱，里面传来细碎的“呜呜”声。“儿子，这是你爷爷托人送来的小狗，说是给你做伴。”爸爸笑着说。我连忙打开箱子，一只小黄狗探出头，黑亮的眼睛直盯着我，尾巴轻轻摇着。它不会说话，

却像老朋友一样，蹭着我的手掌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软了。小狗毛茸茸的，身上有股奶香味，我给它取名“豆豆”，因为它眼睛圆溜溜的，像两颗黑豆子。

初中学业很忙，早上背单词，晚上写作业，没空管豆豆。可豆豆总在门口等我，听到脚步声，就扑上来，舔我的鞋带。它的眼神那么单纯，不带一丝埋怨。

一次，我考砸了数学，回家时天黑了，爸妈还没回。推开门，豆豆冲过来，围着我转圈。我蹲下，抱住它，毛发暖暖的，像一股热流钻进心里。“豆豆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”我低声说。它不会回话，只是歪头看着我，尾巴扫着地面，发出“啪啪”声。

渐渐地，豆豆成了我的秘密朋友。周末，我带它去公园散步。公园的草坪上，它追着落叶跑，笨拙地扑空，摔个跟

头，又爬起继续。我笑出声，想起自己学骑车时，也是这样跌跌撞撞的。班上有个男生欺负我，说我太瘦弱，像个书呆子。我没还嘴，憋着气回家。豆豆看到我，跳上沙发，挤到我身边，用鼻子拱我的手。我抚着它的背，喃喃：“为什么不理解我？”豆豆没回应，却趴在我腿上，安静陪伴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：友情不需言语，有时沉默就是最好的安慰。

豆豆的陪伴，含蓄却深刻。它不会像同学那样热闹聊天，却总在关键时出现。雨天，我忘带伞，淋湿回家，它用舌头舔干我的裤腿，暖烘烘的。

可生活总有意外。一次，我和同学吵架，差点动手打起来。我气冲冲回家，踢了门一脚。豆豆吓坏了，躲到了角落，呜呜地叫着。那一刻，我便后悔了，连忙抱起它：“对不起，豆豆，我不是故意

的。”它舔舔我的脸，原谅得那么快。豆豆教我，朋友间有误会，别急着生气，要学会道歉。那晚，我写日记，记下这些小事。日记本上，字迹歪斜，像我的心情，起伏不定。

如今，豆豆长大了，毛发金黄，在阳光下闪光。我们一起在院子里玩，它追着球滚，我在旁看书。书上是李白的诗句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我忽然懂了，友情如潭水，深沉不语。我们在其中学着爱，学着懂。豆豆这个不会说话的朋友，藏着真实的温暖；不需华丽言语，只用眼神和动作，触动人心。

下雨了，我推开窗，豆豆跳到窗台，望着外面的槐树。或许，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朋友：一棵树、一本书、一只宠物。它们安静陪伴，不会说话，不代表不爱；沉默中，往往藏着最真挚的友情。

生活感悟

# 为霞尚满天

苏阅涵

沿着江堤缓缓而行，西天的云彩正一寸一寸地浸染开来。初时是淡淡的金色，渐渐地，金色愈发浓重，边缘又溢出橘红，宛如宣纸上徐徐晕开的朱砂。江风拂面，带着水汽与青草的清香，还掺着远处人家晚饭的炊烟。此时的天地，已褪去白日的喧嚣，正沉入一种温柔而深沉的寂静。

忽而，一片晚霞撞入眼帘。它不似白日的云那般清淡缥缈，而是浓烈、炽热的，仿佛天边打翻了一罐陈年的蜜。那颜色自金黄渐变至橘红，再到紫檀、层次分明而又浑然一体。我停下脚步，静默凝视，心中骤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古人云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，此刻方觉此诗的分量。夕阳并不因即将西沉而吝惜光辉，反而在最后的时刻，将天空装点得最为绚烂。

想起祖父晚年迷上了种花。退休前他是小镇上的会计，终日与数字为伴，寡言而严谨。退休之后，在院子里辟出一块地，种起了芍药与菊花。起初家人都不理解，觉得这不像他的性情。祖父却不以为意，每日清晨浇水、松土、施肥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到了开花的时节，满院菊花泼泼洒洒，金黄、雪白、紫红，引得邻里纷纷前来观赏。祖父立于花丛中，脸上的笑意比花还要灿烂。彼时我不懂，如今想来，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，种出了一片晚霞。

沿着江堤继续前行，见一位老人在石阶上写生。他大概七十岁，白发苍苍，握笔的手却异常稳健。江边的芦苇，远处的归鸟、天边的晚霞，皆在他的笔下渐渐成形。我悄悄走近，发现他的画本里已积攒了厚厚一叠，每一页都是不同

的江景，不同的暮色。他察觉我在看，转过头来，眼神清澈如孩童：“我画了二十年了，每天傍晚都来。你看今天的晚霞，和昨天的不一样，和去年的也不一样。”是啊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暮色，每一位老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霞光。

江边的茶馆也渐渐热闹起来。透过木格窗，望见几位老人围坐一处，有的在下棋，有的在听戏。对弈的那两位，眉头微蹙，落子很慢，好像每一步都关乎千军万马。听戏的那几位，闭着眼睛，手指在膝上轻轻打着拍子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似乎沉醉在某段熟悉的唱腔里。他们的晚年，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寂寥，反而因了这些寄托，显得从容而丰盈。

经六十多岁，却在那个蛮荒之地写下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这样豁达的诗句；齐白石年过七十才开始变法，创造了独特的“红花墨叶”风格；陆游八十五岁时还在写诗，留下了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千古绝唱……他们的晚年，非但没有黯淡下去，反而因为积淀了太多的人生智慧，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。

天色渐暗，最后一抹霞光也隐入了地平线。江面上渔火点点，对岸的灯火次第亮起。晚霞的美不仅在于它的绚烂，更在于它的坦然。夕阳知晓自己将要沉入黑暗，却依然毫无保留地燃烧，用最后的光亮温暖大地。这种从容、这种慷慨、这种对生命的热爱，才是“为霞尚满天”真正的意蕴。



一田金黄 一群欢喜

贾文江 摄